

春之歌

(外二首)

林燕

是暴雨里疯长的野生荆棘林
是以山河为脉的滚烫腹地
是椰羽翻飞初露锋芒的绿意
是春水初暖划开寒意的凫鸭
是跨越山海撞进怀里的你
不必急着定义春天
我们正奔赴在
越来越远的生命语境里
不妨就请一场酣畅的春雨
替我们落笔直接盛开

百花岭瀑布

这里百花常年盛开
一道自天而降的珍珠水帘
飞越丛林
这里生长着琼浆玉液
从黎母山的根系出发
他们是被山兰喂养的孩子
是饱满的绿橙
是回甘的咖啡
是黎族人的乡愁
也是春色浩荡的人间

枫木苦瓜

给你邮寄一只枫木的苦瓜
告诉他们如何在寒霜里蛰伏
小心翼翼爬上春天的藤架
又如何在南方37℃的高温里
为你储存来自雷公滩的一缕清泉
你也许曾在绿意盎然的田园里
见识过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常常集结在凌晨三点的巷子里
沿街兜售,他们脉络清晰
志向分明,旨在人间修一门苦行
他们的一生,简单到一句话可概括
枫木苦瓜,性寒,微苦
涤尽三千浮火
只为抚你半世流离之伤



蔡慧智 字

光的方向

(外二首)

林颖

清晨,梦晕开的斑斓漫了衣襟
我慢慢走过去
迎接那束扎根心脏的万丈光芒
我想,我该如何被修剪的树
没有桎梏肆意张扬
却有粗壮根基在泥土里深藏
等明年春日,再捧出一抹新绿
我慢慢走过去
与路人擦肩,脚步轻叩街巷
向着有光的方向
把远方的模样,一寸寸诠释明朗

物与人

后院杂草丛生
白色小花
从寂寞里,悄悄长出来
自从父母走后
台风掀翻的树,再没人扶起
我把目光轻轻压下
落在渐渐腐烂的根条上
落在结痂的泥土上
有赶路的红蚁
也有我甩不开的痛
从前,治夜哭的粉芽草
谁都视若珍宝
如今,再无人挂牵
村口还是旧时村口
只是出去的人,回来的人
早已不是当初模样
唯有心头那缕乡念
生根,不败

父亲种过的毛薯

对毛薯
总揣着一腔横生的眷恋
父亲尚在的年月
老家后院的竹架上
爬满了青碧的薯藤
也爬满了紫莹莹的乡情
犹记他踏着晨露
从七八里外的村落赶来
赤着脚,挑着一担沉甸甸的爱
粉糯的滋味漫过舌尖
连梦,都浸着醇厚的香甜
如今在街上撞见毛薯
总不假思索地买下
煮熟过往
边嚼边落泪……



《万泉河春晓》(油画) 陈德雄 作

故土难离

(外二首)

何静

我不知道,失去至爱亲人的故乡
还能不能称为“故乡”
没有念我想我盼我的故乡
我是否,还能一如从前
念她她盼她
很长一段时间,我努力把“故乡”
当作名词,仅仅一个名词
但她熟悉我的经脉
宛如熟悉土地上的每寸疼痛
在许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
白天或黑夜,阴天或晴天
她锋利的触角,总把我
精准分割——时而在中年飘荡
时而在少年挥洒
时而在异乡为客,时而在
故土寻安
至于那时从唇齿间蹦出的
乡音乡情,似在反复提醒自己
湖湘文化里浸润长大的人
哪怕走到天之涯海之角
也应有家乡——
涟水河的清澈,东台山的硬气

定南客家古城

无须在意抵达古城
是白天还是夜晚,也无须在意
走入的是东门南门
抑或西门,四百多年的古城
无论你以何种方式闯入
都藏着惊喜
偌大的县衙署早已无冤可诉
不妨做一回喊冤的民
又做一回官,断断清官
也难断的家事
城隍庙里拜与不拜,心要虔诚
“财神爷的后门”想进就进吧
知道钱财乃身外之物
不贪也就无虑
莲花池里的莲花,开与不开
并不重要,大雾起时
池里池外皆是幻境
奇石馆的石头,书画院的书画
随便看看就能沾上几分雅气
至于小巷里的美食
不说也罢——
免得催开所有味蕾
不尽兴不知道归
绕着古城走走停停,醉与不醉
都像是一场美梦

五月,莫奈花园

为了光与影的梦幻,五月
我们来到吉维尼小镇的莫奈花园
正如我们所料,睡莲
并不因我们千里万里的奔赴
而展露笑颜,许多叫得出名字
叫不出名字的,玫红的、橘黄的
湖蓝的、粉紫的、米白的……
各色小花却毫不吝惜它们的美丽
不断制造惊喜
我们也绽放,花园的
长椅上、栏杆旁、小桥头,甚至
莫奈故居里的镜子前
嫣然一笑的刹那,我们相信
自己就是一抹绝色,无可替代
离开小镇时,大家都心满意足
至于莫奈画中的光和影
无需提及,也没有必要再提及

乡音

(外一首)

莫灵仙

像是从泥土中冒出来的一朵
野花
带着故乡的某一种纽带
让漂泊在外的游子们
即使身在他乡,依旧会
在回眸之间,因为一声只有自
己才懂的乡音
而莫名地心生温暖

又似不曾被故乡所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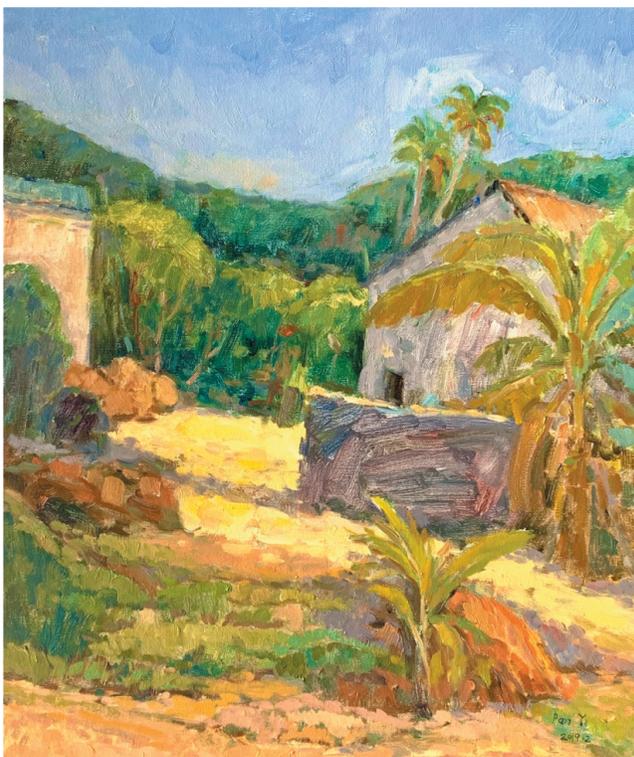
我那远嫁他乡的姐姐,时隔多年
她已经学会了他乡的语言
也已经适应了他乡的生活
却还是在某一天
某一街头的某一句听来的海
南话中
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

盘皇舞

龙头木剑、皮鼓、面具、铜锣
像是一曲从远古走来的舞蹈,
寄托着
人类最原始的新求
祖先保佑,风调雨顺,安居乐业
这样的心愿,并不仅仅存在于
过去

也不仅仅只限于某一族群
当古朴、神秘的舞蹈再次出现
当肃穆、庄重返回于某一场合
这一曲极具海南民族特色的盘
皇舞

在刹那之间,随着锣鼓的节点
穿过人群,仿佛真的能感受到
千百年前的那一场场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春天小院》(油画) 潘毅 作

追梦人

(外一首)

田斌

播一粒籽,候一树春
指尖抚过,明朝香赠君
指尖抚过的每一道痕
都是时光暗藏的恩宠
肩头扛起的每一分力
皆为岁月酿就的甘醇
天地本无界,心有所向便
同行
山河皆有路,持恒者终抵
远方
莫问前路几何,但守初心
如磐
如格桑花耐风雪,如潮水
映晴空
所有的奔赴与坚守,终会
——

化作指尖暖阳,眼底星光

化作指尖暖阳,眼底星光
不须张灯敛衣梳妆
一弦胡胡几行诗章
琼韵轻扬漫过青瓦矮墙
半生守望轻吻海峡碧浪。
无须笙箫墨香,随风写就
成章

椰林深处书桌椅静在旁
落笔真心满纸故土坦荡
三十载风霜吟成滚烫诗行
悲欢磨进砚台不逐炎凉
笔墨清淡藏一颗赤子心肠
不攀附风雅俯身拥清光
弦音未歇慢写自贺新章
笔耕不辍情系琼州意绵长
涛声伴墨香岁岁年年,余
韵悠扬

笔底琼音

笔底琼音
不须张灯敛衣梳妆
一弦胡胡几行诗章
琼韵轻扬漫过青瓦矮墙
半生守望轻吻海峡碧浪。
无须笙箫墨香,随风写就
成章

海口除夕

(外二首)

桅杆

是春风,推开了这一年的门扉
海潮把最后一抹夕阳
染成了红
我站在北雪与南椰之间
千山外,有故乡的灯火
一窗内,是新家的葱茏
听——
爆竹声里,旧岁正轻轻转身
看——
桃符红处,晨曦已爬上窗棂
今夜,所有的梦
都朝着一个方向奔跑
所有的笑都融在一起暖了天涯

海口骑楼老街

骑楼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
很长

像我儿时关于过年的记忆
怎么也走不完
当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
老街就活了过来——
炭火上的香气
手心里的心意
还有那些被年味染亮的眉眼
我穿过一廊又一廊的柱影
流年在身后轻轻叹息
而我只是想
把这满街的吉昌
一一揽入怀中

布达佩斯之梦

我不问此岸或彼岸
也忘了清晨或黄昏
眼睛早已不够用了
唯有不肯安分的灵魂
才能在这座城里游荡
倒影在晨光里飘浮
把城堡描成水的画廊
傍晚的汽笛
拖着十七世纪的余音
缓缓驶回旧日时光
也许你见过
塞纳河的柔波
伏尔塔瓦的桥影
涅瓦河的灯火
黄浦江的夜色
但你怎么舍得错过
布达佩斯的晚霞
城堡的尖顶
碰不到星星
却伸出艺术的触须
轻轻抚慰我虔诚的醉梦
真想躺在多瑙河上
随着水流
就这样漂向远方

家乡的春天

(外二首)

谢善雄

站在村口
看暖阳贴在原野上
春风荡漾
压住了旧岁的灰尘与叹息
看远处,苏醒的绿
在枝头着色,蓝天与白云
描摹着春的晴朗
汗水掺和着土香味
酿成一杯浓浓的乡愁
水稻,白鹭,木棉花
都在讲述春天的故事
我站在绿色的希望里等待
三月,我不再忧伤

念念不忘

没过青檀,日影
岁月穿过四季的长河
没过温柔的黎明
你是否也会回头看我
带着萧瑟的雨
带着诗里斑斓的日落
晚风拂过窗前的兰芷
花香淡雅,却如你的一般别致
你悄悄看我一眼
我的思念,方可抵达春天

七里香

一条流淌千年的板桥河
两岸玄武岩砌成栈道,古树环绕
以远唐的方式,繁衍生息
落红飘落,飘落在衣襟手心
如烟如梦,贴着淡淡的东坡遗风
疏影横斜,映在足边映在荷塘
似触手可及却又在水一方……
借着一束月光
打开了人间磅礴的香
一声叹息便惊起了暗香无数
我把手留的余香分成三朵
一朵赠予你,一朵寄故乡
一朵暗自珍藏

椰林听风

(外二首)

苗红军

窗纱先颤动了几下
接着不远处椰林
涌起一层层绿色的波浪
忽然连呼吸也跟着变了节奏——
原来风吹来时
整个身体都成了它的乐器
突然我懂了,风什么也没带
却藏着唤醒万物的力气
它是路过,却让彩钢屋顶唱歌
让晾晒的衣服跳舞
让刚刚好的鞋子生出奔跑的欲望
凡是它碰过的东西
跟受了鼓舞似的,有种莫名的冲动
风停时,世界重归寂静
可我耳蜗里,还住着
半圆不肯散去的涟漪——
像她那年提着裙角,踮起脚尖
走过开满三角梅的长廊
那股细软的气流,隔了这么多年
还想在我身体里
寻一处能让它继续回响的居所

在琼中思河村

赶一群白鹅,像赶滩头贪睡的云
牵水牛过坡,它把整座五指山
都驮进自己温顺的眼仁里
田埂弯了又弯,把漫过来的月光
捆成金黄的稻束
直到我们的影子被泥土浸透,
渐渐泛起深灰色的胎记——
才确信,是光阴
借我们的形状
缓缓长成了大地
一棵棵扎进村里的山苍子树

农场的稻子熟了

爱看南渡江畔
一台台插秧机正用稻秧
给大地编织着整齐的绿畦
更爱看,当江风一过一遍遍
铺展诗行,大型收割机用轰鸣声
把整片田野装订成
金箔全封的精装本
放牛娃牧过的云
汉子扛过的山脊
老人眼角沉淀的光
都嵌进这本厚厚的书里
最深的夹页
机动运输车在夕照里穿梭
每粒归仓的稻谷
都像书里烫金的字——
静默时也能映出
每一缕阳光的心跳
晒场上弯曲忙碌的身影
和稻田里成熟待收的稻穗
是同一首诗里
互相注解的一对韵脚



蔡慧智 字